

The whale

THE WHALE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著 (Melville, H.) ㊟

The whale

Yuanfang Publishing House



[美] 麦尔维尔

白鲸 (下)

新红译



远方出版社

第六十九章 海葬

“起锚！让大鲸残体从船的后面漂走！”

至此，两套巨形的复滑车的工作告一段落。头被砍去、皮被剥去而白骨森森的大鲸残体像一座大理石坟墓似的闪光发亮。虽然鲸体的外表颜色变了，但其体积看起来并未减少，依然硕大无朋。它慢慢地越漂越远，它周围的海水被贪婪无厌的鲨鱼搅得浪花四溅，它的上空飞满了发出尖叫的海鸟，一群又一群，疯狂抢食。这些海鸟生有锋利的尖嘴，如同大鲸嘴中的无数攻击性的匕首般的牙齿。那巨大的白色无头鬼怪继续漂流着，离船越来越远，每漂动一杆距离，那排成正方路得列队似的鲨鱼和排成立体路得列队似的海鸟，便发出更加凶恶的嘈杂声。从这艘好像静止不动的大船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看到这种可怕的景象。在那万里无云的柔和碧空下，在这风平浪静而令人欢快的海面上，快乐的和风在飘拂着，吹得那一大团死物往前一直漂去，直至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远方。

这真是一次最悲哀而又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海葬！海上劫掠者都在虔诚地悲伤，空中贪婪狡猾的海鸟似乎都在按仪式要求身着黑衣或者斑斑点点的衣服。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想它们中寥寥可数者曾经帮助过大鲸，如果它急需这种帮助；相反，一遇到它的出丧酒席时，它们却猛扑狠抓，表现得可谓最为虔诚了。啊，多么可怕的贪婪无厌

的世间！哪怕是威力无比的大鲸也无法逃脱这种劫数！

但是，情况并非到此结束。鲸体虽被吞噬而亵渎，但是一个复仇的幽灵却活了下来，在尸体上方徘徊，令人惊恐不敢接近。如果偶然被一艘胆小的军舰或者胡冲蛮撞的探险船从远处发现，虽然距离远看不清成群的海鸟，但仍可看到阳光下漂浮着的白色东西，看到白浪高高卷起碰撞着这种白色的东西；马上意识到这是不会伤害人的大鲸尸体。可是，他们却吓得用颤抖的手在航海日记上写道——附近发现浅滩、暗礁和激浪：小心危险！这样，也许此后所有船只长期躲开此地：“跃过”此地，如同愚蠢的羊群跳过空无一物之地，因为它们中的领头羊在棍子驱赶下曾经在那里跳过去。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先例论；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继承传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顽强流传下来的关于那种从来就不着根于大地，即使现在也不见盘旋于天空的古老信念的真相！这就是所谓的正统观念！

所以，活着时巨鲸的外形也许一直使它的敌人的内心感到恐惧，但死亡后它的幽灵对某个群体却只能产生一种苍白无力的恐慌。

我的朋友，你相信有鬼魂吗？除了伦敦的科克航道鬼魂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鬼魂，甚至比约翰逊博士的知识更深厚的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第七十章 狮身人面像

请不要忘记,那只海中巨兽在全身被剥皮之前,头部已经被切下。如何将抹香鲸的头部砍下来,被看做是一项需要熟练技巧的涉及解剖学的操作,所以许多有经验的大鲸开刀者均以此为荣;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请想一想,鲸体上没有一个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颈脖的部位;出乎预料的是,好像在头部和体部相会处,正是那个地方却是大鲸躯体上最为厚实的部分。也请记住,开刀者必须从鲸体上部动刀,而且他与鲸体之间的距离大约八至十英尺,再者大鲸好像隐藏在海水已污染变色、海面起伏不定、海浪比平时汹涌澎湃十倍的大海中。再请记住,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他必须往鲸体中切入数英尺之深;在那种隐蔽的条件下,他一点也看不到不断收缩的刀口,但是他必须熟练地避开所有不应动刀的相邻部位,准确地在关键的地方猛然用刀将附连在头盖骨上的脊椎骨切离开来。当你听到斯塔布声称他只要十分钟就可把一个抹香鲸头切下,你难道不会感到惊异吗?

鲸头切下后,一般用一根大缆捆绑住吊放在船尾,待到鲸体剥皮后再做处理。然后,如果属于一条小鲸的头部,那就直接吊起来放到甲板上,再从容处理。但是,对于一只长大成熟的海中巨兽,则不可能照此处理。因为抹香鲸的头部好像占整个大鲸躯体体积的三分之一,要把如此

重物一下完全悬空升吊起来，即使采用捕鲸船上的两套巨型复滑车，也只能是徒劳无功，这正如试图把一间荷兰牛棚放到珠宝店的天平上过秤。

“裴廓德号”捕鲸船上的水手首先将捕获的大鲸的头部切下，接着将体部上的皮剥下后，就把这个鲸头吊起靠在船的舷侧上，大约有一半露出水面，这样大部分仍然依靠大鲸原来所依存的海水撑托着。由于下桅顶巨大的往下拉力，吃重的船身便向鲸头一侧倾斜着靠拢过去，这一侧的每根桅桁臂就像鹤颈一样伸到波涛滚滚的海面上；那个仍然滴着血的鲸头就这样高高地挂靠在船身的腰部，好似挂在犹太女人朱迪丝腰带上那个霍勒弗内斯将军的巨大头部。

这最后一项工作完成之后已是中午，水手们于是下到舱里用餐。此时，刚才人声喧哗而现在空无一人的甲板上一片寂静。海面上一片捉摸不定的极度平静慢慢地向四方扩散，如同一株成年的金黄睡莲，静静地一点一点地伸展开它那巨大的叶片。

过了一会儿，亚哈一个人从船舱来到宁静的后甲板上。他来回转了几圈，停下来向着船舷外看了看，随后慢慢地钻到主锚链上，拿起斯塔布在砍下鲸头后仍然留在那里的长柄捕鲸铲，猛地插入半空吊着的那一大团东西的下部，将铲柄端部像拐杖一样夹在腋下，俯身站在那里，双眼紧紧地盯着这个鲸头。

这是一个黑色的戴头巾状的鲸头，悬挂在如此无与伦比的寂静中，令人觉得它就是埃及沙漠中的狮身人面像。

“开口说话吧，你这神圣的巨头。”亚哈低声说道，“虽然你没有长胡须，但是到处长有苔藓，使你看起来年老了；开口说话吧，你这非凡的巨头，请说说你身上的一切神秘吧。在所有的潜水者中，是你潜水最深。天上太阳现在照射着的这个鲸头，曾经一直在这个海底活动。在海底中，未曾记载的船只和船队在锈蚀败烂，未曾叙说的希望和寄托在腐朽中消失；在它凶残的底舱里，这艘快速帆船的天地中，不知有多少淹死者的尸骨成了它的压舱物；而在这个可怕的水乡里，却打你最亲近的家园，你曾经一直生活在潜水中，和潜水员从未到达的地方；你曾经一直安睡在许多水手的身旁，他们不眠的母亲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换得他们在地下的安息。你亲眼目睹了处于绝境的情人从熊熊燃烧着的船上跳入海中；他们心连心双双沉入那耀武扬威的海底下；他们忠贞不渝，可灾难却发生在上天好像欺骗了他们的时候。你也亲眼目睹了午夜时分从甲板上被海盗扔入海里的那个被杀害的大副；几个小时后他？消失在那个比午夜更黑暗的贪得无厌的鱼肚里；而杀害他的凶手，却毫无损伤地向前驶去——正在此时，天空却出现一阵急速的闪电，吓得临近的一艘船不敢靠近抢救，而这艘船本来在正义感和男子汉勇气的驱使下可以抢救那个在海水中手臂长伸而大声呼救的人！啊，巨头！你已经目睹了那足以毁灭星球和造就一个亚伯拉罕式的异教徒的情况，但是你却只字未言！”

“嗨，看见船了！”主桅顶上有人高兴地大声喊道。

“是吗？唔，太令人高兴啦，”亚哈一边高声说道，一边

猛地直起腰，他脸上的重重愁云一扫而光。“那一声充满活力的喊叫打破这一种死一般的沉静，简直可以使人精神百倍。——在远处什么地方？”

“在船头右舷方向的三方位，先生，还给我们带来一阵和风呢！”

“好极了，好极了，伙计。但愿圣保罗使徒也会沿着那条路一同前来，给我这种和风全无的沮丧心情带来他的和风！啊，大自然！啊，人的灵魂！你们两者之间紧密相连的许多相似之处是多么难以表达啊！打乱和破坏物质的不是物质中最小的原子，而是与物质完全相似的对应面——精神所显示的狡诈。”

第七十一章 “耶罗波安号”的故事

船和风一起往前移动,可是后来风比船的速度加快,于是“裴廓德号”开始颠簸摇晃。

不久,从望远镜里看到一艘陌生船,船上有小艇和桅顶上有人员,说明这也是艘捕鲸船。但是,它的位置在上风很远的地方,并且行驶速度飞快,显然急于取道赶往某个渔场,所以“裴廓德号”绝不可能赶上它,只好打出信号看看对方有何反应。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美国捕鲸队的船只像海军舰队的舰艇一样,各有自己的专用信号。每种信号以及所属各船只名称都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所有船长人手一册。这样,这些捕鲸船船长在海上相遇时,即使相距很远,也能很容易地认出对方。

“裴廓德号”的信号终于得到那艘陌生船打出信号的回答,原来它是来自南塔开特的“耶罗波安号”。这艘船立即使帆桁和龙骨构成直角,全速直驶过来,在“裴廓德号”的背风一侧打个正横,然后放下一只小艇。小艇不一会儿就靠拢过来,可是当大副斯达巴克命令放下摆好侧梯,准备迎接来访的船长时,小艇上有个下面将要叙说的陌生人却从他的艇艏打手势,表示无此必要。原来“耶罗波安号”上发生了一种恶性传染病,船长梅休害怕传染给“裴廓德号”的船员。尽管船长他本人和这只小艇上的水手未曾被

传染，虽然他的那艘大船远在半个步枪射程之外，而且中间还隔着不易感染的波涛滚滚的海水和阵阵流动的海风，然而他很清楚必须严格遵守陆地上那种令人胆怯的检疫法规定，所以断然不肯与“裴廓德号”的人员直接接触。

不过，这种情况并非使一切联系都不能进行。“耶罗波安号”的小艇跟“裴廓德号”之间大概保持着几码的距离，但是这时海风急吹，“裴廓德号”猛然向前一驶，造成主桅帆朝后鼓起，所以小艇为着与“裴廓德号”保持平行而不得不时时奋力划桨；虽然有时候小艇受到汹涌的大浪突然冲击而往前一动，但很快又熟练地恢复到原位。双方的对话就是在这种以及其他间或出现的类似干扰下进行的；当然，对话当中有时还不免发生不同于上述之类的干扰。

“耶罗波安号”的小艇上有一个操桨划水的人，外貌奇特，即使在那种以捕鲸为业因而水手奇特外貌反映出个人全部特性的野蛮生活中，他也显得很特别。他个子矮小，年纪很轻，满脸雀斑，长着一头金发。他身着一件胡桃色业已褪色的、犹太神秘哲学家式的长外衣，长袖卷叠在手腕上。他的双眼流露出一种深沉而镇定的宗教狂热神色。

斯塔布远远地与这个人一照面就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就是‘大鲸出来了号’的伙伴们向我们说起的那个上岸身穿长外衣的无赖！”斯塔布指的是在这以前“裴廓德号”水手和“大鲸出来了号”水手交谈时提起到“耶罗波安号”上曾发生一件怪事中的那个人。根据当时所述以及后来所了解的情况，这个无赖似乎已经控制了“耶罗波

安号”好像所有人员，闹到惊人的程度。下面是关于他的传闻。

他原本在一个纳斯基尤那震教派团体中教养长大的，后来成为一名大预言家。在他们那种疯狂似的秘密集会中，好几次他从一扇活板门走下来，却说成是天上下凡，并且宣布马上就会打开内装上帝大怒的第七瓶。实际上这个小瓶他藏在他的背心口袋里，而里面装的很可能是鸦片剂，并不是火药。在一种使徒式的狂热奇想的支配驱使下，他突然离开纳斯基尤那来到南塔开特。凭借疯狂心态所特有的那种奸猾狡诈的本性，他改头换面，装成一个外表稳重的普通人，表示愿意参加“耶罗波安号”捕鲸远航，做一个候补船员。他被雇用了；可是捕鲸船刚刚远离陆地，他身上那股疯狂劲如同洪水般爆发出来了。他声称自己是加百列天使长，命令船长跳海；他发表宣言，自称是海上诸岛的拯救者，五大洋洲的代理监督。他宣布这几件事时所显示出的坚定口气和认真态度，他玩弄他那一时冲动而激发的无限想像力时所表现出的神秘感和胆量，以及他在神志真正狂疯时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气氛，所有这一切使船上多数无知的水手，在一种神圣的气氛中把他看成是加百列天使长。再者，他们个个都很怕他。然而，像这样一个人，在船上实在无甚用处，特别是他高兴时才干点活，否则就不肯动手。船长心中对他深有怀疑，早就想把他辞掉。可有人向他这位天使长告密，说船长这个人意图等到这艘船行驶到第一个方便的港口时就让他上岸。为防止这种想法成真，他马上把所有印信和瓶子打开，使

船上所有水手毫无反抗地陷入沉沦，置于他的绝对控制之下。他所采用的这一手法，在水手中他的门徒身上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最后他们全体一起走到船长面前，对船长说，如果把加百列送上岸辞掉，他们谁也不会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船长不得不取消原来的打算。同时，他们还对船长说，今后不许对加百列有任何形式的虐待，不管是言语上还是行动上。这样一来，这个加百列在船上就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这一切所产生的后果是，这位天使长把船长和大副、二副、三副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打从传染病发生后，他更加耀武扬威；扬言这场瘟疫（他是这样说的）是由他一人操纵的；何时终止，那要看他何时高兴。船上水手，多为可怜的家伙，吓得畏缩不前，但其中有几个则向前对他讨好奉承；为听从他的指令，有时甚至像对神灵一样，对他顶礼膜拜。这种种情况听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不管多么奇异，却件件属实。就这个狂人无可估量的自身欺骗性而言，他还欺骗和迷惑了其他许多人，他所施展的无可估量的魔力即使拿一部狂人欺骗史相比，其触目惊心之程度也达不到一半。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现在再谈关于“裴廓德号”的情况。

“我不怕你们的传染病，朋友。”亚哈在舷墙边对那个正站在艇艏的梅休船长说道，“请上船来吧。”

可这时加百列却突然站了起来。

“还是考虑这种高烧病症，黄热病和胆汁病吧！小心这种可怖的瘟疫！”

“加百列！加百列！”梅休船长嚷道，“你也应该——”就在这时，一个浪头忽然将小艇往前冲得很远，翻腾的波涛淹没了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对话。

“你们看到那条白鲸吗？”等那只小艇慢慢地划回来之后亚哈追问道。

“想一想，想一想你们这只捕鲸小艇吧，艇毁人亡！当心它那可怕的尾巴！”

“我再跟你说一遍，加百列，那——”小艇好像被恶魔拖着似的，又往前冲去。有好一阵子听不到有人说话，而汹涌的波涛一阵紧接一阵地滚滚而过，这种偶然袭来、毫无定性的海浪不是使小艇起伏不定，而是整个儿把它翻来卷去。与此同时，那个挂起来的抹香鲸头猛烈地摆采摆去，人们发现加百列用他那作为天使长本性上不应该有的恐惧眼神望着它。

风浪过后，梅休船长便开始讲起关于白鲸莫比-迪克的神秘故事。不过，这中间还是经常受到加百列的干扰打断，每当一提到他的名字时，而那肆虐的大海也好像跟他联合行动似的不时兴风作浪。

看来“耶罗波安号”离家不久，因为一谈到有一艘捕鲸船时，它船上的人都确实知道有一条莫比-迪克以及它所造成的灾难。加百列津津有味地听着、琢磨着船长所谈的情况，然后一本正经地警告船长说，万一碰到这条白鲸时，千万不可动它。他疯疯癫癫地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这条白鲸正是震教神的化身；震教派信奉《圣经》，因而得知。

但是,大约几年后,当有人从桅顶上清楚地看到莫比-迪克时,那个叫做马塞的大副劲头十足,急切要去攻打它。由于船长本人并不反对给他这个机会,于是马塞不顾这个天使长的一切恐吓和警告,终于说服了五个水手上了他的小艇。他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大船;经过一番极度疲累的奋力划桨,经过许许多多危险而又很不顺利的冲击,他终于得手,在白鲸身上牢牢地扎上一枪。与此同时,爬上最高的主桅顶上的加百列却发疯似的挥舞着他的一只胳膊,恶狠狠地发出预言,声言谁敢冒渎地杀害他的天神,谁就会立遭大难。就在大副站在艇头,鼓起他那一帮人的所有莽劲,对那条大鲸狂呼大喊,企图为他摆好姿势的鱼叉找准机会的时候,看啦!海里突然冒出一团巨大的白影子来;它那快速摆尾的动作,一时间把小艇上的所有桨手吓呆了。不一会儿,那位倒霉的大副,生活中本来是那么生龙活虎,这时只见他的身体猛遭重击而抛向天空,然后呈大弧形摔落下来,跌在相距大约五十码的海里。那只小艇虽然片木未破,桨手也毫发无损,但那位大副却永沉海底了。

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在捕杀抹香鲸的许多灾难性的意外事故中,这类情况好像可以说屡见不鲜。有时候除了像那个大副那样丢掉生命之外,其余都不会有任何损伤;多半是艇头被撞坏,或者是指指挥捕鲸的人所站的那块大木板连人一起被碰掉。不过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许多情况下当尸体找到时,只是直挺挺地躺着死了,而身上却连一点伤痕也看不出来。

马塞的身子被抛上去再掉下来的这场灾难,船上的人

个个看得一清二楚。加百列忽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这只瓶子！这只瓶子！”他以此感召了那些吓得要命的水手，使他们不敢再去猎击那条大鲸了。这次可怕的事件又给这位天使长平添了不少威势，扩大了他的影响。因为他的那些轻信的门徒都认为他预先特别地明示过，而不只是一般地预言，而一般性。的预言谁也会做，谁也有可能碰巧而命中一次。他由此而成为船上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

梅休刚把故事讲完，亚哈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好几个问题，这就使得这位陌生船长不禁反问亚哈一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是否也想去攻打那条白鲸。对此，亚哈断然回答道：“当然想。”加百列立即再次跳了起来，双眼瞪着这位老人，一边伸出指头朝下指着，一边凶狠地大声叫道：“想一想，想一想那个亵渎神明的人吧——死了，就在这下面海里！——小心那个亵渎神明者的同样下场！”

亚哈却不为所动地往旁边一望，然后对梅休船长说：“船长，我刚好想起我的信袋；里面有一封给你们一位高级船员的信，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斯达巴克，你去看看那个袋子。”

每艘捕鲸船都捎带了不少转交各类船只的信件，而信件要交给收信人则取决于在四大海洋中仅有的相遇的机会，故大部分信件不可能交到收信人手里，其中许多信件过了两三年后才收到。

斯达巴克手里拿着一封信很快回来了。这封信由于放在船舱那个阴暗的柜子里，显得又皱又潮，上面布满了暗绿色的霉点。像这样一封信，也许只有死神本人才会做

它的信差。

“不能看清吗？”亚哈叫道。“给我，朋友。是啊，是啊，字迹潦草模糊点；——怎么回事？”他在辨认的时候，斯达巴克拿起一根捕鲸铲的长柄，用刀轻轻地将柄端切开，准备把信插进去，这样小艇不必再靠近大船就可把信递给它。

与此同时，亚哈手里拿着那封信，嘴里低声地说道：“哈某某先生，不错，哈里先生——（是女人的纤细笔迹，——是哈里这个人的老婆，我敢打赌）——是的——哈里·马塞先生，‘耶罗波安号’；——怎么会是马塞呢，他已经死啦！”

“可怜的人啦！可怜的人啦！是他老婆写来的。”梅休叹道：“把信给我吧。”

“不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加百列对亚哈嚷道：“你也很快走那条路啦。”

“你诅咒人会憋死的！”亚哈吼道。“梅休船长，现在就请准备接信吧。”他从斯达巴克的手中拿过那封不祥的信，把它夹在捕鲸铲柄端的缝里，然后向小艇那边伸过去。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所有桨手都停止划桨观望着；小艇向大船船尾荡过去一点；如此一来，好像有一股魔力似的，那封信突然一路飞到加百列那只急切伸着的手里。他立刻将信紧紧抓住，拿起一把刀，把信插在刀尖上，连刀带信投进大船里，恰好落在亚哈的脚边。然后，加百列对他的伙伴们尖声大叫，要他们赶快全力划桨。于是，那只抗命的小艇像子弹出膛一样，飞快地离开了“裴廓德号”。

这段小插曲过后,水手们又重新忙于那外套似的鲸皮清理工作。工作中,他们仍在议论着这次出现的荒唐事件,间接地提到许许多多的怪事。